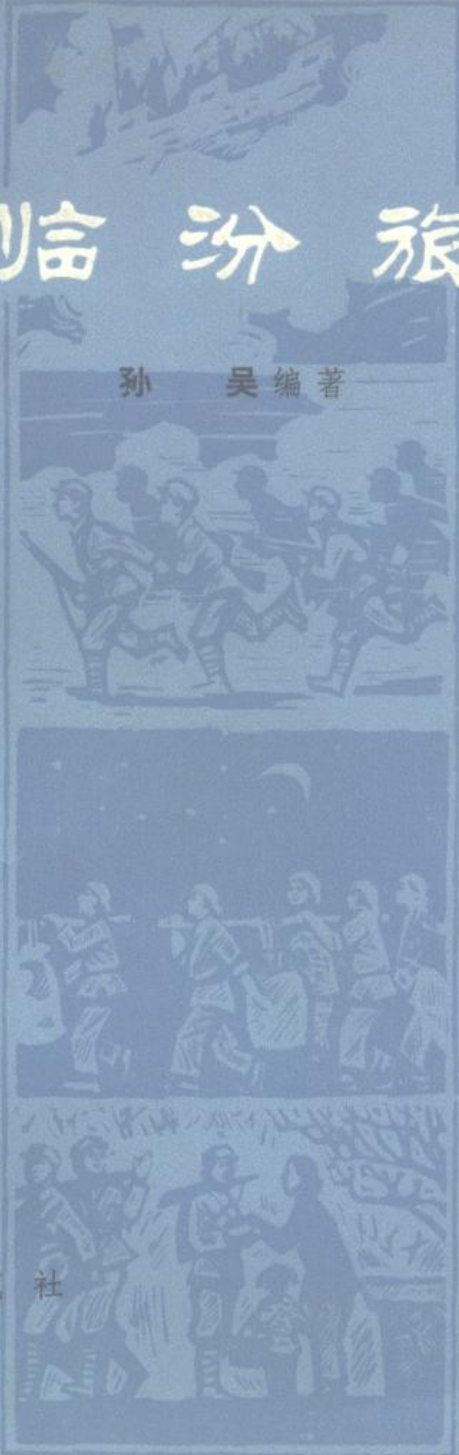




临汾旅

孙 吴 编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I251/24

临 汾 旅

孙 吴 编著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临 汾 旅

孙 吴 编著·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6·字数 114,000

1978 年 4 月第 2 版·197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37·5 每册 0.45 元

(照相排字·胶印机印刷)

内 容 提 要

《临汾旅》是一部较优秀的部队史。它以磅礴的气势，简洁的笔触，记述了我军某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参加的几个主要战役的斗争史实。自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后，该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向山西曲沃的阎锡山匪部展开反击，后参加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以至一九四九年的太原战役，最后歼灭了山西境内的阎锡山匪部。“临汾旅”，就是党和人民为表彰这支部队在临汾战役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及其卓著的功绩所授予的光荣称号。

这部部队史，艺术地刻划了这支部队的英雄人物的群象，是一部宣扬毛泽东军事思想、宣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具体生动的文艺性读物。

封面设计：陈亦逊

第一章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晋南，春意盎然。一个晴朗的上午，和煦的阳光射进曲沃东关外的一座向阳的大瓦房里。屋里，八仙桌上摆着两盒四十八支装的红星牌香烟。从瓦房的窗子外边，透过阳光看去，烟气有如雾气，回荡在房子里。显然，黄定基旅旅党委会议已进行很久了。

从与会者的表情看，会议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任务区分已经明确了。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的四方大脸上泛着红光，嘴角挂着笑意，显然，主攻曲沃的任务拿到手了，不然，不会如此高兴。

谁都知道，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晋南的敌伪军，不仅没有向我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缴械投降，反而在阎锡山这个反共卖国的老汉奸的指挥下，打着蒋家“政府”的旗号，向我解放区展开了进攻，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我抗日军民实在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五年冬天开始反击，一九四六年一月，包围了敌晋南“三大堡垒”之一的曲沃城。当时

的主攻团就是张国斌这个团。就在我军攻下东关，张国斌站在城墙的突破口上，正指挥部队势如破竹地向关内发展的时候，旅部来令：停止攻击！这命令，简直是晴天霹雳，打在节骨眼上了。他对命令不解，踩着脚下了城楼，才知道是“停战令”^①发布了。为了国内和平，我军坚决执行“停战令”，忍痛撤出曲沃城关，并且交还了俘虏。蒋阎匪帮并没因此而表示半点和平诚意，恰恰相反的是敌人越发疯狂了，到处向我进犯。多么气人哪！这使张国斌和他的团队都感到非常窝气。张国斌曾发誓说，如果他不能率领自己的团队亲手解放曲沃城，死不瞑目！……一年多来，部队转战华北，打了不少胜仗，好容易盼到今天，终于又兵临曲沃城下，并且，他又争取到主攻任务，这怎能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团政委张向善坐在桌边，两条眉毛拧在一起，凝视着他放在桌角上的一支刚点燃的香烟，欣赏着那袅袅上升的烟云。他这支烟，仿佛是为桌面点燃的。他陷入了沉思，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象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但眉宇之间那股英气，可以看出他的老练程度。六十七团团团长康烈功也面带喜色，不时和副政治委员姚晓程交头接耳地交换什么意见，估计是接受了助攻任务。只有六十八团团团长程久章低头不语，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削着一块碎木头，几乎削到手拿不住了，还在削。可能主攻任务又没有落到他们团的头上。旅长黄定基和旅参谋长吴仕宏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旅长正

① “停战令”：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之间共同商定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

襟危坐，面部看不出什么表情；旅参谋长不断活动，一有机会就和团的干部开个玩笑。只有旅政治委员肖新春最特殊，他的身上仍然穿着中原突围时那件蓝灰色棉衣，衣襟和衣袖都积满了油渍，仿佛下雨都不会沾水。他不时地咳嗽几声，面色一阵红晕，一阵发白，他神态慈祥，象个受人爱戴的母亲。在旅长发言以后，他站起来发言。

肖新春回叙了我军打曲沃以来的一些情况，指出：“蒋阎匪帮从来就没有一点和平诚意，正如党和毛主席当时告诫我们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果然不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料，敌人在停战后的第三天就开始进攻我们。我们屡次劝说、警告无效以后，迫不得已，才予以坚决的回击。一九四六年二月的白晋战役，一举收复了白晋线上的南关、北关车站以及子洪口以南曲沃的广大地区。五月，我们回击了侵犯晋南汾河南岸三角洲地带的蒋阎匪军，配合太岳纵队收复了侯马镇和闻喜县城。六月，转战豫北，首战孟县的冶成镇，各团都打得勇猛顽强，白天攻克主堡，一举解决战斗，全歼敌人一个团。六十八团在阻击白坡增援之敌的战斗中，一、三营攻克南宸、北宸两村，紧紧地围住白坡，使敌人寸步难行；二营在黄河北岸阻击南岸增援之敌。敌人在远射程炮和三架飞机的支援下，企图乘帆船北渡。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敌人终于被堵住了。这样，六十八团

完成了阻击任务，有力地配合了攻克冶成的战斗。七月，国民党匪帮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国性的内战。从此，战火烧到了全国。我们参加了解放垣曲、翼城、夏县等战斗，都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两渡黄河接应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到这里，肖新春笑了笑，继续说：“我就是你们接应过来的嘛！”

会场上活跃起来了。干部们都报以微笑，同时，也惊异他这个到职不久的政治委员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竟把这支部队的历史了解得这样熟，又用这些历史反过来教育这支部队。这也许是党委书记突出的特征。

接着肖新春又说：“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克服困难的无畏精神。六十九团在天台寺战斗中，歼灭阎匪‘老虎团’三营的时候，正赶上炎热的暑天，白天由于敌人的封锁，前沿部队喝不上水，就用自己的尿解渴；山炮拉不上山，战士们就一件一件地卸开来运到山上，然后装起来向敌人的碉堡射击，只用两发炮弹就摧毁了敌人的主堡。在垣曲战役中，歼敌千余人。可是，我们只有一门山炮支援登城部队，而且只有三发炮弹；击发机坏了，就用镢头击发，也解决了战斗。在我们这样的部队面前，在我们这样的战士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什么样的敌人能不被消灭呢？虽然今年三月，蒋匪占了延安城，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当前，部队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为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

区而战的立功运动，而且，曲沃的敌人又是老对象，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军相逢勇者胜呵！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说到这里，他看了张国斌一眼，意思是说：“怎么样，同志！”一阵咳嗽以后，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干部。这是他的习惯，每到讲完一段话以后，总是停一下，看看听众，好象询问是否听懂了？他的江西口音确实使人难懂。当他发现干部都在静静地听着，就继续说：“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困难的。阎锡山把曲沃叫作‘铜墙铁壁’，和临汾、运城并称为‘三大堡垒’。当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炮火打开城墙缺口，还得发动群众想办法打开这个‘乌龟壳’。走走群众路线，运用我们党的法宝。有了这一条，我们就有办法克服困难。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怎么样？同志们！”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好象题外之言，转身对程久章说：“仗是有得打的，不要急嘛！”

程久章深知旅政委是主张多给他的团以锻炼机会的。在一次党委会上，旅政委说，好铁不打不成钢，部队是打出来的。但是这次曲沃战斗是晋南战役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使用主力团。而且张国斌自从一打曲沃担任主攻团……程久章听了肖新春的话以后，就报以不自然的一笑，仿佛表示对旅政委关心的感谢。他服从党的决定，但不大愿意听这种安慰和同情的语句，真正的安慰，那是给予艰巨的战斗任务；不要老叫当第二梯队。

会议结束后，团的干部们走出会场，警卫员们牵过马

来。张国斌飞身跨上他的枣红马，回身对张向善说：“老张，走！”风驰电掣般奔向驻地。程久章苦笑了一下，翻身上马，慢腾腾地走去。看样子，他还憋着一口气。

二

六十九团驻地裴庄是个美丽的村子。村前桃花村后柳，一弯小溪围村走。桃树的蓓蕾刚刚绽开，柳树上满吐出嫩绿色的新芽。张国斌的枣红马拴在一株高大的榆树上，打着响鼻，抖动着满身汗湿了的光泽的皮毛。张国斌住室的雪白窗纸上，灯光映着身影，并传出阵阵节奏轻快而又幽雅的大正琴声。

这琴声和马嘶声引起了住在团部附近的七连小鬼车元路^①的注意。车元路是个爱动脑子，善于分析问题的人，大家称他为机灵鬼。他侧耳听了听乐声，又看了看汗湿的枣红马，若有所获似地点了点头。

这时，恰巧张国斌的警卫员从伙房里打饭回来，车元路象煞有介事地向他招招手，悄声问：

“猴哥，你来，有任务了吧？”

“去你的吧！机灵鬼，你咋知道？”小鬼警卫员比车元路大不了两岁，讲话却象个大人似的。

① 车元路同志是著名的战斗英雄，曾获“钢铁勇士”及“毛泽东的战士”称号，出席过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1952年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当时任连长。

“嗯，还保密哩！看团长那个劲，就知道接受任务了，你还瞒得了我？”

“就你机灵，可别犯自由主义呵！”

车元路还想进一步打听，警卫员却摆了摆手说：“饭都凉了，看你这个岔打的，把事都误了。”说着就走了。

车元路三步并成两步，跳着回到了排里。这个排里的小鬼特别多，副班长以下的几乎没有超过十八岁的，但是完成各种任务都十分出色，成为全团著名的小鬼排。只有六班长崔友富生着一脸络腮胡子，三天不刮就成了“周仓脸”，显得非常老相，活象三四十岁的人，其实也不过二十三岁。他最活跃，唱中路梆子、晋南戏，拉胡琴，都有一手，是革命军人委员会的文娱委员。每逢开晚会，大家就叫喊：“胡子班长，来一个！”老崔就扯起嗓子来两段家乡戏，实在没唱的了，就来段“武松赶会”，说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的，小鬼们都听得入了迷。平常，老崔象爱护小弟弟一样关心小鬼们，常在半夜起来查铺，叫车元路起来解小手，不然他就会尿炕。有些小鬼吵架，都爱找他评评理。车元路和他的感情最深，回到排里就想把消息告诉老崔。可是老崔不在屋里，就泄了气，坐在炕边。

忽然，车元路发现常豫恭蹲在屋角洗衣服，这一下发现了对象，就憋不住了，招呼常豫恭：

“你来，你来，我告诉你一个悄悄话。”

常豫恭比车元路还小一岁，只有十七岁，长得敦厚朴实，性子是直来直去的，却爱听悄悄话。听车元路这么一说，

赶快跑过来，两只手湿淋淋的，溅了车元路一裤子。

“什么悄悄话？”

“看样子，要有任务了。”车元路故作神秘地说。

“你咋知道？你是团长肚子里的蛔虫？”

“你不信拉倒。”

“倒底啥任务？”常豫恭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是车元路也不知道具体任务是啥，就生气地说：“我咋知道呢，你这个‘砂锅’，总要问个掉底。”

常豫恭就讨厌别人叫他的外号。原来是这样：连上开展满缸运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要不是常豫恭打了老乡一个砂锅，他们排就能得优胜奖旗。老大娘埋怨他：“这小子，咋不小心点，可惜了儿的。”排里的同志埋怨他：“毛糙鬼，走路带棒棒。”他没好气地说：“俺翼城出砂锅，赔你一个。”他家就是做砂锅的，加上平时又好打破砂锅问到底，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砂锅。由于这个外号来历不很光彩，所以特别讨厌人家喊他的外号。今天车元路这一叫，可把他叫恼了，就回嘴说：

“你好，你机灵，可是你咋半夜尿炕呢！”

这句话正说到车元路的痛处，他脖子一下子就绯红了。车元路战斗勇敢，平时又活跃又机灵，就是有个尿炕的毛病。偏偏常豫恭专揭这个底，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于是两个人就争吵开了。

正在这个时候，胡子班长和班里的同志都陆续回来了。看他俩这个样子，象两只好斗的公鸡，就问什么事。车元路

只好原原本本告诉了崔友富。

崔友富笑着说：“真是孩子气，这也值得吵得脸红脖子粗？”接着又以温和的口吻批评车元路说：“以后不牢靠的事情别乱说，说了没好处。”

连部通信员秦旺在窗口喊：“班以上干部到连部开会去！”

车元路一听，就对常豫恭一挤眼，意思是说：“怎么样，我说的不差吧？”

常豫恭也一撇嘴：“嗯……”满不相信。

三

果然不出车元路所料，第二天就夺取了曲沃东关外的土寨子，消除了登城的障碍。

许多人都说：“扫清了外围，拿下曲沃城问题不大了。”

黄定基却不这样想。

一连几天几夜，黄定基总是皱着眉头在那里思考破城的问题：用炮轰个缺口吧，没这个条件，既没有大炮，又缺少炮弹；用云梯登城吧，也有问题。从前次打曲沃以后，敌人把外壕加宽加深了，搭不上跳板；城墙太高，工事加多了，不容易打上去。必须想新办法。

灯碗里的油快干了，棉花捻子也烧短了，噗噗两下，油灯就暗下来。

“贾根禄！”

听见旅长的呼唤，警卫员贾根禄蓦然惊醒了，揉了揉不愿睁开的眼睛，冲到屋里。

浓重的烟雾和油烟子气充塞了屋子，地下到处是烟蒂和火柴梗。黄定基象坐在浓雾中，见警卫员进来，就说：“倒点油来！”

油碗里添满了油以后，灯头又一跳一跳地亮了起来。贾根禄发现旅长的两眼都充满了红丝，就心疼地说：“休息一会吧，旅长！”

黄定基没有吭声。这时，窗外传来一声清脆的鸡鸣，窗纸渐渐白了。他猛然攥起拳头敲击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贾根禄知道旅长这个习惯动作：一个问题思考出门道来了。贾根禄也习惯地转身想去请政委和参谋长来。当黄定基说：“看看政委和参谋长起来没有”时，贾根禄已经跳出屋子了。

肖新春和工兵排的张贵云！等几个战士蹲在门口，用手捏着挖出来的黄土，好象孩子们玩着捏泥人的游戏。贾根禄不知道大清早搞这个干什么名堂，感到奇怪，但没敢多问，就报告旅长请他。肖新春摔掉手里的黄土，对战士们说：“先研究到这儿吧！”

旅党委召开了常委会。会议认为，根据当前情况和晋南的土质，以及温县战斗用棺材装上炸药送到敌人碉堡跟前炸塌了碉堡的经验，决定从东关土寨子以右，靠近城墙两座院子的山墙下，向城根挖坑道，制造“土飞机”，叫城墙

① 张贵云同志是著名的爆破英雄，曾出席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曾任营长。

开花。

四

坑道作业在紧张地进行着。

工兵班长张贵云率领的作业组进展最快，一天工夫掘进两丈多深。

二尺多高的坑道里，伸不起腰来，他们只得半跪半卧地进行作业。地下湫隘，潮气熏人，光线越来越暗淡了。大家在坑道里工作几个小时就感到呼吸紧促，肢体麻木。特别是油灯冒出的黑烟子，呛得人喘不过气，使人头晕发呕。

四月的阳光是柔和的，可是在黑洞里呆久了的人，却感到阳光特别刺眼。在一次出土的时候，张贵云爬到坑道口上眼见阳光，头猛一晕眩，跌倒在坑道口上。

不久，他悠悠地醒来，看到王小拴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动作。他感到喉咙里象有块东西堵塞着，猛然咳嗽两声，吐出一口浓黑的痰，还带着一股油烟子味哩。这个全连出名的硬汉子，如今面颊削瘦而苍白，两个鼻孔象两个黑洞，只有两个黑眼眶中转动着奕奕有神的眼珠。当他看到旅长黄定基就站在身旁，关切地注视着自己的时候，他腾地跳起来，想向首长报告一下坑道进展情况，可是力不从心，忽然两腿象棉花一样柔软，立即歪倒下去了。

旅长一把抱住他，说：“张贵云哪，你为了战斗的胜利，辛苦了，休息休息吧！”

“不能休息呵，首长！工程还大着哩！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咋行？”

“是啊，任务要完成，也得注意休息。不但你自己要注意，还要注意同志们。一股劲地猛干长不了的！”旅长又用命令的口吻说：“从现在起，每隔半个钟头换一次班，叫大伙上来呼吸些新鲜空气。”最后，带着一种亲切的责备口吻说：“猛张飞！”

张贵云这个外号是战友们一种尊敬的称赞。今天首长也破例这样叫他，使他感到特别亲切。他微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他想：张飞可是粗中有细，咱革命部队中的张飞，要胜过三国时候的张飞才行呵！

首长离开以后，张贵云又钻进了坑道。他忽然发现坑道里红火起来了，豁亮多了。在坑道壁上挂着两个纸糊的长方形灯笼，红色的蜡烛跳跃着火花，把灯上的快板诗照得一清二楚。有个灯笼上写着：

王小拴，真能干，
半天出土二十担；
二郎担山两头颤，
小拴担土一溜烟。

在另一个灯笼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八班班长张贵云，

劲头赛过猛张飞；
两手掏出千担土，
炸药一爆城墙碎！

“这又是文化干事干的事，夸大其辞！”张贵云看了以后，学着肖政委的口气说。忽然在灯光闪烁中看到文化干事刘秀顺的脸庞，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刘秀顺也在那里挖土，正挖得满头大汗，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泥土，结果反倒增添了许多泥巴，惹得坑道里充满了笑声。

王小栓说：“干事，你给咱来段快板得啦，这里人多挤不开。”

“好呵，欢迎，欢迎！”战士们异口同声地附议。

“好！来段就来段。”刘秀顺从口袋里掏出竹板敲起来：

蒋军每占一座城，
背上包袱走不动。
空城变成牵制队，
拉得敌人紧绷绷。
我们主动撤出城，
卸下包袱怪轻松。
队伍作战更机动，
想打哪里那里赢。
集中优势打敌人，